

## 借道浮生夢裡客

我們小學二年級就認識，那年她來入學，身穿一件露肩的吊帶裙，頭上挽着一個小髮髻，還圍上一圈小白花，像個芭蕾舞中的小仙女，散發出一陣陣白蘭花的香氣，當時我就想：世上怎麼有這如此標緻的人物？

後來才知道，她家門前真的有幾株白蘭樹。

那時的北角，房子只有四層樓高，我們放學之餘，很多時候都在漫山遍野走。那時賽西湖真的是名副其實的一片湖，也是我們的祕密花園。山上有幾座孤墳，我們幻想沒有人拜祭，兩個孩子就傻乎乎地替別人跪拜。一次，我們帶隊與幾個膽小的同學入山，下山時被老師碰上，挨了一場大罵，但是並沒有因而減少我們的野性。

有人在樓梯底開設了一間小書店，我們叫他「鷄叔」，是啟發我們認識翻譯文學的第一人。他為我們特設了一張小板凳，坐在上面，我們到過金銀島探險，參與了亞力山大的復仇，認識了莎士比亞，經歷一個個陌生又遙遠的國度。

那時候，俄國文學和蘇聯電影很普遍；柴可夫斯基的天鵝湖，是我們天籟之音，莫斯科的舞蹈家烏蘭諾娃，是我們最崇拜的偶像。一有機會，就會拖着手坐電車到中環的葛羅士打行，那裡有一個櫥窗，擺設着一雙雙粉紅色的芭蕾舞鞋，還有舞衣，玻璃窗前反映着我們兩個小丫頭沉醉的面孔，站在那裡看得心花怒放！

那時候的父母比較放鬆，讓我們有機會海濶天寬。她的父母尤其前衛，每晚都放下孩子外出享受二人世界，我常往她家跑，兩人天馬行空，旁若無人地跳着自編自導的舞蹈。有一次吵醒了她的弟弟，從睡房跑出來，手舞足蹈地哭喊：我要睡覺呀！我要睡覺呀！

我們不但沒有停止，還學着他的動作，編出一幕「我要睡覺呀！」的舞，隨他邊喊邊跳。弟弟後來成為文化界的奇才，我卻總是記得他當時被氣得跳蹦蹦的模樣！

那是一個遙遠的年代，卻突然清澈得一絲不苟地一幕幕重現眼前。

少女時代她忙着談戀愛，相聚時總是聽她的情史。她是個愛做夢的人，一肚子愛情的夢。我也漸漸由忠實聽眾，變得不耐煩。但是她實在是個出色的女子，處處發散出一種超凡的氣質。那年她從美國回來，穿着一件沒有袖子的黑裙子，短頭髮，沒有化妝，一個懷孕的少婦，卻美得連我都覺得心動。

後來我長居海外，鑽在一個單純的學術世界；她却是十里洋場，兩人的距離越來越遠。難得見面時，仍是天南地北，秉燭夜談，有時談得起勁，連洗手間都忍住不上。

那年她來探我，我們又回到孩童的心態，兩個老女手拖手，在紐約的鬧市喧嘩。別人一定以為我們是同性戀，我仍記得握着她手時的感覺，她的手十分親切、柔軟。

只是我們越來越背道而馳，不同的生活方式，不同的價值觀。她努力追尋愛情的滋潤，我卻懷念當年那個文采飛揚，卻嫌脂粉汗顏色的女才人。也許我們都無法接受年華消逝，及歲月加添在我們身上的無情。她每說夢話，我就把她扯回現實。她像王妃一樣，需要備受關注；我却粗心大意，只會潑冷水。也許兩個女人對彼此的七情六慾都過於清楚，赤裸裸缺乏掩飾。

知道她生病後，百感交集，這一陣子失去了很多至親，心想，如果她死了，我將情何以堪。好不容易把她找出來，她步伐艱難，卻若無其事地談笑風生，好像飄浮在雲霧中。我們一起守歲，她不停問我現在是否仍在國外，我說我回來二十多年了，她仍認為我在外國。又不停問我丈夫在哪裡，雖然告訴過她很多次，他已經走了。我把家中可以吃的食物都端出來，她胃口反常地好，什麼都說要吃。

由兩小無猜到風燭殘年，此生轉了一大圈，世上又剩下我們兩個女人執手相對！彼此都努力珍惜，這才發覺，她其實是個十分需要愛護的人，一輩子的對與錯，突然都不重要了。

收拾返回北美渡暑假前，正打算去看她，沒想她就靜悄悄的走了。

曾經固執地老想把她從夢中叫醒，但是她最後留下的幾篇文章，讓我驟然醒覺；她視人生如夢，每做一次夢就可以再活一生，生生世世，輪迴不絕。以前常怪她活生生的硬把我編入夢中，讓我踏不着邊際，現在却想，莊周夢蝶，究竟誰在夢着誰？能夠窮一生活在夢中，也許她才是大澈大透的人。

她最後的文字，也為我洗滌了我們關係中所有的坎坷和塵埃，讓我找回我的童年，重訪一生的追求和執着，返璞歸真。以前她常埋怨我對她認為是傑作的小說沒有反應，其實她不知道，她早年留給我的一些詩詞，至今仍牢牢地記在心中，那才是她真正的面貌。其中一首；

心潮奔如裂，雷喝天截，雨外桃花花自泣，冰雪胸懷靈氣身，豈耐凡穴。  
飛絮回首瞥，繁華俱滅，卻道來去身還潔，借道浮生夢裡客，紅塵一別。

洗盡鉛華，南柯一夢也風流，多年來不單與你共舞，還要與你共枕頭，老朋友，重溫好夢！夢中再相逢！